

當代臺灣文殊菩薩像的呈現

菩提苑精華

● 陳清香

早期的文殊菩薩圖像，如依《維摩詰所說經·文殊師利問疾品》所載，文殊與維摩詰是並立呈現的。自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譯本流傳中土以來，伽藍、佛寺或石窟的主殿，逐漸流行以華嚴三聖為主像：即以釋迦牟尼或毗盧遮那佛為主尊，兩側脇侍著文殊與普賢菩薩。最初，文殊與普賢是以立像呈現，如龍門石窟奉先寺洞的石刻。後來，逐漸演變成坐騎像：文殊駕獅子，司智德，表示智慧猛利；普賢騎大象，司理德，象徵願行的堅毅。

當代臺灣的文殊菩薩造像，沿襲傳統式樣，作為單獨的文殊尊像者，可分顯密二大系統。顯教系譜者，多見以獅子為坐騎；屬於密教系統者，多見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。作為殿堂供像者，文殊與普賢菩薩共為釋迦主尊的脇侍菩薩，為華嚴三聖之一。經變圖像的主題像者，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的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」，與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的「文殊問疾」，均表現了不同風格樣貌的文殊形像，以下各舉實例述之。

現存於臺灣，且年代較早的文殊菩薩像，當屬臺南彌陀寺與竹溪寺大雄寶殿中所供奉，二者均為清代嘉慶年間造像。彌陀寺大雄寶殿(圖1)所供文殊(圖2)與普賢像，安奉於大型釋迦主尊兩側，面相莊嚴，黑髮覆頂而不戴冠，身形微側。文殊雙手一上一下，一持如意一作說法印，袍服寬鬆，敞開前胸，瓔珞花紋雅緻，雙腿作半跏姿勢，騎在蹲



踞的獅子之背上。此像與竹溪寺(圖3)所供十菩薩像中的文殊像，風格十分接近。

另有以三大士為主尊者，如台北艋舺龍山寺，其正中佛龕主尊為觀世音菩薩，而左右次間佛龕則分別供奉騎獅的文殊，與騎象的普賢，二者外型體量均碩大，足以與主尊齊觀，是為

「三大士像」。其中文殊菩薩騎獅，頭上髮辮垂肩，簡單的髮圈為冠飾，菩薩面容端莊，身披寬袖長袍，衣領袖口有圖像鑲邊，敞開前胸，紅綠寶石鑲嵌的瓔珞花紋，手持如意，造形華麗生動。(圖4)



圖1 彌陀寺大雄寶殿華嚴三聖像



圖2 彌陀寺文殊菩薩像



圖3 竹溪寺文殊菩薩像

其次出自《大方廣佛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的經變題材，描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首參文殊的圖像，以呈現於臺北市濟南路華嚴蓮社一樓側壁的框格圖像，最具代表。(圖5)

位於蓮社一樓左側外壁牆面的善財參訪圖，以菱線分隔成上下3格，左右19格的框格。其中最內側第一行的上中下3格浮雕中，最上框格即為

文殊菩薩，菩薩端身正坐於蓮花寶座之上，頭上髮髻高聳，面部端嚴微側轉向正中，上身以天衣斜披右肩，胸前掛瓔珞，兩上臂鑲臂釧，腕間圈玉環，雙手伸向前方，面對著以跪姿請益的善財童子及聽法大眾。文殊菩薩的後腦泛出光芒，光芒中出現重簷歇山頂的亭閣及席地躺臥的嬰兒。畫框左側下端，為覆鉢寶塔覆頂的樓閣，閣前一群請法大眾，以善財童子為首。

此畫面依〈入法界品〉內容描述了文殊菩薩在福城東，依止於名為「普聞無量佛刹」的莊嚴

幢娑羅林時，無量大眾從城出，來到文殊菩薩前聽聞正法。大眾中有五百優婆塞、五百優婆夷、五百童子等，而為首者，便是善財童子。

此圖以線刻浮雕的手法，表現善財童子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行程中的第一參——參訪文殊菩薩。構圖嚴謹，景物人像生動，文殊坐姿法像端莊，又深具說法時的動感之美。

文殊菩薩不以脇侍身分呈現時，另有一精彩角色，即是擔任探問維摩詰居士疾病的文殊。此問疾文殊的圖像，不見於佛教的原鄉印度，也未見於佛教盛行時代的西域中亞，南亞更是絕跡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約於三世紀的東晉入華，最初已有畫師將經中情節形諸圖畫，然最膾炙人口者，當屬顧愷之（約348—405）於南京瓦官寺畫「維摩詰居士像」的故事情節。顧愷之，字長康，自幼家境並不富有，但寺方向他募款修建瓦官寺時，他卻慷



圖4 艋舺龍山寺文殊菩薩像

慨認捐超出自己能負荷的百萬錢之數。等到實際交款日，顧長康赴瓦官寺則一面空牆，閉戶一個多月，專心從事繪作。所繪主題即是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的〈文殊師利問疾品〉。當此維摩詰經變相完成，開光之日，畫像光照一室，參與開光的信眾，感動之餘，紛紛捐出布施功德金，剎時之際，施者填蔭，俄而湊足百萬之數。

以維摩文殊為題的作品，筆者在前年所舉辦的「2018紀念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120歲誕辰臺灣佛教藝術創作展」的展品中，曾展出藝術家吳泥以立體雕塑技巧表現之作品。吳泥依《維摩詰所說經·文殊師利問疾品》的內容，以陶塑手法製作了文殊與維摩詰二尊白色的立體造像，文殊頭戴簡樸花冠，身披天衣，右手下垂撫膝，左手按胸下，雙腿分開，各覆以袍服天衣環扣，雙足裸露，善跏坐於長方形座上；維摩詰則戴翹翅高冠，身著長袖漢式服，兩肩披蓋，敞開前胸，胸下繫帶，左手上舉，右手下垂按右腿，結跏趺坐於方座上，裳服褶紋起伏，長垂至座前。此二尊坐姿，斜像面對，法像莊嚴，顏面和悅，嘴角微揚，充分彰顯出維摩詰居士與文殊師利菩薩相互對話的生動神情。而在二尊立體塑像的背後，作者更安置了一塊背景畫布，將問疾品的經文，以墨書寫於畫布



圖5 華嚴蓮社善財童子參見文殊圖

之上，經文加上落款文字，共計十六行字，更加凸顯了陶塑作品的主题（圖6）。

除了吳泥的立體作品外，佛畫名家紀子亮於今年仲秋十月，亦完成了一幅細緻精彩的維摩詰文殊圖，畫題曰：「維摩詰大士演教圖」。

紀子亮居士所畫作的維摩詰大士

演教圖（見圖7、封面封底），全幅呈橫式長條卷軸，畫軸展開後，畫面所呈現的同是《維摩詰所說經·文殊師利問疾品》的內容。畫幅結構主要由文殊菩薩群組與維摩詰居士群組共同組成。

文殊菩薩位於長卷畫的右端，頭戴高層寶冠，聳向後腦髮髻，顏面五官端莊，上身外披紅色三摺披肩，內穿寬袖袍服，褒衣厚摺，裳服垂覆至足踝，紋飾華麗。文殊雙手在胸前合十，身子坐在圓形束腰多瓣的蓮花座上，兩腿赤足分開垂向前端踩在小朵蓮花上，大蓮座旁匍匐著一頭獅子，雙目炯炯，張口露齒，威猛懾人，獅旁立著幼童，天真無邪。文殊頸後小圓光，身後大圓光，分飾多層紋樣，最外為火焰紋，充分彰顯出智慧的光芒。

文殊身側兩旁脇侍，一坐一立，坐姿脇侍雙手合十，立姿脇侍雙手托



圖6 文殊與維摩詰的對話

鉢。脇侍後方外側前後站立了十餘位隨從，每位均頭戴寶冠，頸後有圓光，但身上裝飾，或為胸前飾瓔珞的菩薩裝，或為甲冑戎裝、手執寶劍的天人武士裝，或為執傘托塔的大天王裝，不一而足。

畫幅左端維摩詰居士，坐在寬廣的高臺之上，頭上繫白巾，面上鬚眉長垂，身穿交領右衽服，一手持羽扇，一手握經書，雙腿屈膝，一腿橫陳，一膝擎起，上身左斜靠，倚著彎軾，表現了傳統文人雅士的高雅氣質。依《維摩詰所說經》記載，維摩詰居士因身體不適，臥病於斗室的床上，於是世尊派遣文殊前來探問疾病，是以畫中維摩詰所坐長條方形高臺，為居家臥鋪，高度超過坐椅，臥鋪前設一小板階，放置鞋履。

維摩詰居士的身後四周亦圍繞著十餘位人士，除了一位站立著的頭冠天衣盛裝的天女外，其餘均為男士，姿勢或坐或立，雙手多為合十，亦有作上下張開不同手印者。就外觀而言，多數是落髮出了家的比丘，但亦有兩位戴冠帽的在家人。

畫中維摩詰與文殊一左一右的群組，主要描述〈文殊師利問疾品〉的經中情節。然維摩詰居士的群組中，有一位站立的天女，左手托花盆，右手持花朵，正將花灑向與會的每一位菩薩弟子身上。畫中文殊與維摩詰二群組的上空，花瓣紛飛，卻不沾落在菩薩弟子身上。但是維摩詰居士前，有一位比丘，即佛陀的大弟子——舍利弗，雙足接合作九十度角，袍服上沾著朵朵花瓣，右手執袖上舉，卻無法拂去身上的花瓣。此畫面描繪了《維摩詰所說經·觀眾生品》經文中天女將花散向諸大菩薩、大弟子時，花沾在舍利弗身上，便不落地的情節。經文曰：

「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，見諸大人聞所說法，便現其身。即以天華散諸菩薩、大弟子上，華至諸菩薩，即皆墮落。至大弟子便著不墮。一切弟子神力去華，不能令去。」



另一畫面，也是位於文殊維摩詰二群組之間，一位跪在地上，雙手合十現比丘相的菩薩，正向著維摩詰居士請教，呼應經中〈佛道品〉所載：

「爾時會中有菩薩，名普現色身，問維摩詰言：『居士，父母妻子，親戚、眷屬、吏民知識，悉為是誰？奴婢僮僕、象馬車乘，皆何所在？』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：『智度菩薩母，方便以為父，一切眾導師，無不由是生，法喜以為妻，慈悲心為女。』」

此外，在文殊菩薩群組的上空，有天人數位，雙手捧著鉢碗，乘著雲朵自天而降，而地上一塊方桌，似正迎接放置之所。此景則是呼應了經中〈香積佛品〉所載：維摩詰遣化菩薩至香積如來處，以眾香鉢盛滿香飯，回到維摩詰居處，供食於與會諸大眾的情節。

此畫作在每一位人物的線條勾勒用筆，均極為細緻周密，人物的裝飾衣



圖1 維摩詰大士演教圖

紋與用色，均色澤勻稱亮麗。畫作左下端並有落款，曰：

「維摩詰大士演教圖庚子秋月佛弟子紀子亮恭繪(鈐印)」。

此畫就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的內容主題與構圖而言，諸多的成分是傳承了唐代敦煌壁畫「維摩詰經變相」。至宋代以後，相同的題材卻逐漸改變。若比對唐畫「維摩詰經變相」，此畫並非全然因襲唐畫，畫中創意仍多，如：維摩詰與文殊座下的群體，不畫王侯百官等唐代的高層政治人物；又如唐式的維摩詰居士，多居坐於帷幕之內，但此畫已不畫帷幕。

最珍貴之處，在於保留了文殊菩薩的形影，且畫得細緻莊嚴、典雅華貴，尤其文殊的寶冠頂上，畫了三四層華蓋，寬廣不一，高聳至頂，雲朵圍繞，增添氣勢，也彰顯了菩薩智慧的光芒。此華蓋造形，更是顛覆了傳統面貌！

